

长篇小说

风雪世家

李秋君 著

LI QIU JIA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祖国巨变让世界震撼。百年前，没有土地的农民，世代拼搏，未能摆脱贫穷的厄运，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逐步成了土地的主人……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长
篇
小
说

風雪世家

李秋君 著

FENG XUE SHI JIA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雪世家/李秋君著. --北京:现代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143-2538-6

I. ①风…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57018号

风雪世家

作 者 李秋君
责任编辑 李 鹏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成都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7
印 数 1000册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2538-6
定 价 3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本故事纯属虚构，若有雷同或姓名重
叠，请勿对号入座

前 言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祖国巨变让世界震撼。百年前，没有土地的农民，世代拼搏，未能摆脱贫穷的厄运，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逐步成了土地的主人，并拥有与城镇人同等的地位和权利，同样过着幸福美满的现代化生活，由此而激发了作者的动笔初衷。

本小说通过林氏家族，从清末至今，几代人悲欢离合的故事情节，来反映历史的变迁，时代的发展与进步，社会、家庭及人际关系的复杂性，以及不同时代的爱情观、恋爱观，从而让世人了解过去，珍惜今天，并用得力的实际行动，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梦而努力奋斗。

本书承蒙成都天恒仁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的引荐与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的鼎力支持，和我先生周本新与长子周明迪的积极协助，才使本书得以问世，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者 李秋君

2014年元月于深圳



第一章	逃荒生涯	001
第二章	小寡妇	005
第三章	少女失身	014
第四章	林家铺子	021
第五章	大浪淘沙	037
第六章	寄女寻夫	070
第七章	地上地下	091
第八章	兄妹团聚	107
第九章	少年离家	120
第十章	情人分手	135
第十一章	姐妹争婚	148
第十二章	闪婚	171
第十三章	出国热	188
第十四章	大雁南飞	202



蝗虫肆虐禾无生，
灾民避难四处奔。
河屯发善收留住，
林氏家族得生存。

清末年间，山东一带闹虫灾。那一年，成群连片的蝗虫，犹如乌云压顶，铺天盖地而来，刹那间，满山遍野的麦苗被蝗虫吃得只剩下残枝败叶，一片狼藉。老少爷儿们娘儿们，眼睁睁地看着被蝗虫吞噬的麦田，一筹莫展地蹲在田边，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这一年的庄稼颗粒没收，村民们只好背着行李卷，走街串巷，开始讨饭生涯。

听说北边荒地多、人力少，一些人就携男带女，肩扛手拎，一路孩子哭，老婆叫地沿路乞讨，来到了黑龙江界的河山屯。说



是河山屯，其实也没有几户人家，屯子的南边有几座不高的小山，山上种了些松树、柏树、山楂树、桃树、苹果树等，山下有股清泉从村中流过，人们称青山河，夏季水旺时，河水清波荡漾，还有些鱼虾在水中游动。河山屯方圆几十里，稀稀拉拉的有二十几户土坯房，散落在村中。时值正午，只见从土坯房上飘散出缕缕炊烟，空气中夹杂着点燃杂草、柴枝的气味。逃荒中有个叫林志厚的中年男子，长得人高马大，虎背熊腰，眼睛不大，嘴可不小，他冲着大家喊：“乡亲们！我们就在这休息一下，找点水喝，找口饭吃，好吗？！”大家有气无力地说声“好！”就一屁股坐在地上了。已经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地上小草，小苗都已发芽，看着这一片片、一望无边的大荒地，人们不禁议论起来，这土多黑啊！这地多肥啊！我们留在这开荒种地多好啊！

这时从茅草屋里走出一个女人，她就是这个村中王有善的老婆王杨氏。这个女人个子不高，人很机灵，快言快语，对人热情。看到这些坐在地上的女人、孩子，她快步走了过去，拉着一位大嫂的手就问：“从哪来的呀？”“俺从山东来！”“啊！俺也是山东的。”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一听是山东老乡，人们一下子围了过来，东一句，西一句，问个不停。听到外边的嘈杂声，屋里的王有善也出来了，一听说是老乡，热情地把大家让到屋里，又是倒水又是端饭，玉米饼子、高粱米饭、小葱、咸菜、大酱等，摆了一桌子。孩子大人们吃着、笑着，刹那间，屋里屋外挤满了人，整个屯子都热闹起来了。

河山屯总共住着二十三户人家，最早在这屯里开荒种地的是屯中首富、屯长冯清岚，他也是逃荒过来的，个子中等，敦厚结实，又多少会点武功，家里四个儿子，个个身手不凡，屯里人很少有人敢惹他家，慢慢成了屯老大，后来村民就选他做村长，屯里凡有对外的事都找他家，村民也乐得清闲。

在村民的指点下，林志厚等五户村民首先拜见了冯村长，冯

村长看大家瞧得起他，又都是山东逃荒过来的，也就欣然同意了，叫四个儿子帮大家选地砍柴，打坯盖房。闲暇时间，林志厚和冯屯长及儿子们，在一起练功习武，相处得很好。林志厚这些人就这样在河山屯落了脚。

屯子里一下子增加了四五户人家，真是热闹非凡，大家帮助找地方、找木材，上山伐木、挖土打坯。林志厚和逃难的乡亲们在老乡的帮助下都盖起了土坯房，种了些高粱、玉米、大豆等，新的日子总算开始了。

林志厚和老婆林刘氏，是在河山屯的村东边，盖的一间土坯房，在房前用高粱杆子圈起一堵围墙，养了些猪、鸡、鸭等。屋里边，灶台连着炕，炕上摆了两床逃荒带来的旧被褥，虽然是旧些，但都洗得干干净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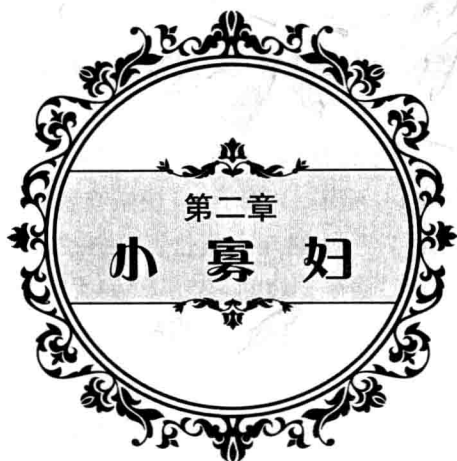
林志厚夫妻俩，白天双双出门开荒种地，晚上在家纺纱织布。林志厚能拉一手好二胡，有时心情好些，大家聚在一起，有拉有唱的，其乐无穷。这天正值八月十五，林志厚和乡亲们在村中空地，摆了一些水果、月饼，邀请村长及村中长老，和村民们在一起联欢。林志厚代表难民们讲话，他说：“我代表我们这五户人家，在这里谢谢大家了！这段时间，是你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帮我们在这疙瘩安家落户，你们的恩情，我们永远不会忘，今后乡亲们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我们将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村中村长及长老代表都先后发了言，村长说：“我们村又增加了五户村民，这是值得庆贺的事，今后我们大家要精诚团结，互相帮助。”侯老先生也发了言，他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大家也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稀里哗啦鼓了掌，也就算完事。随后大家欢迎林志厚自拉自唱一段《空城计》，接着有的唱东北大鼓，有些人扭起了东北大秧歌，这是小屯子里从没有过的热闹景象。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到了冬天。这年的冬天，凛冽的寒风



吹拂着东北大地。

北风夹着鹅毛大雪，呼啸而来，外边的大雪足足有一米深，屋里也是寒气逼人。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林志厚发烧咳嗽，躺床上已有半个多月了，而林刘氏已怀孕六个多月，正在家中急得团团转，喝姜水、拔火罐等所有的土办法全用上了，也不见好。把林刘氏和村里的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乱转没办法。林志厚的咳嗽声，一声紧，一声慢，声声牵动着大家的心。屋里王有善和他老婆等人，正在团团围着喂他米汤，王有善说：“喝一口，吐一口，怎么办呀？真是急坏人了！”林志厚浑身烧得像个火炭一样，已有几天滴水未进，嘴边已烧起一片大泡，上气不接下气的直喘，林刘氏手端饭碗一边哭着，一边喂他水喝，喝一口，呛一口，真是急死人。林志厚看着身怀六甲的妻子，眼泪潸然而下，他吃力地拉着妻子的手，断断续续地说：“我恐怕不行了，你可要保住孩子，这可是咱林家唯一的根，不管男孩、女孩都要养大成人。你要受累了，将来有合适的人家找一个吧！”说完，两人抱头痛哭。看着林志厚的样子，村民们找了一个巫婆来，又是跳，又是唱，闹了大半天，人还是没救过来。傍晚时分，人们眼睁睁地看着林志厚，一口气没上来，丢下他年轻的妻子和还没有出世的孩子合眼而去。林刘氏简直要疯了，她一个柔弱女子又怀着身孕，怎能承受这样的打击，一下子就昏死过去。众乡亲们呼叫着，又是喷冷水，又是掐人中，好不容易总算把她抢救过来。在众乡亲的帮助下，埋葬了林志厚，年仅二十一岁的林刘氏，从此守寡了。



妙龄少妇丧夫命，
孤儿寡母难生存，
投奔吴宅讨口饭，
母逝留儿独一人。

林刘氏小名叫英子，和林志厚刚结婚不到一年，就与众乡亲逃荒出来了。她真是个苦命之人，幼年丧父，几年前，母亲改嫁到外地。母亲改嫁前，将她嫁给本村的林志厚，自己带着小儿子远嫁他乡。

林刘氏个子中等，身材苗条匀称，大眼睛，樱桃小嘴，皮肤白里透红，一笑一个酒窝。在当地方圆十几里也算是个美人。人很温顺，又很能干，干净利落。自古红颜多薄命，刚和丈夫逃荒到东北，丈夫又突得急病，英年早逝，可怜剩下林刘氏一个人，



拖着个大肚子，屋里屋外地忙碌着。

这天，刘长根的老婆沈翠花，又来到了林刘氏的屋里。沈翠花夫妻都是山东人，性格开朗，来黑龙江几年了，她会做一手好面饭，赶面条、蒸馒头样样都行，在村里，也算是百里挑一的好手。人没进屋，声音先到，喊道：“英子妹，快来吃我做的高粱面盒子！看看我的手艺怎样？”她的儿子刘建也蹦蹦跳跳地进了门。林刘氏急忙迎出来，接过面碗，边闻边说：“好香呵！老吃你的东西，真不好意思！”沈翠花忙说：“这算什么，邻里邻居地住着……”边说边给扒蒜，靠坐在炕沿边。看到林刘氏吃得那么香，沈翠花也一脸得意之气，接着说：“英子妹，我家长根说了，你家地里的活儿，他全包了，还有村西边王哥（王有善）也要帮忙，地里的活儿你就不用操心了，要是你在屋里，有什么不方便的，你就叫我们一声。天无绝人之路，没有过不去的坎，你现在有身孕，不要整天哭哭啼啼的，对孩子也不好，叫志厚在天之灵，也不放心啊！等快到产期时，我们几个姐妹，轮流陪着你，放心吧！”林刘氏听了，千恩万谢。

话说转眼到了阴历四月份，这天，天还没亮，林刘氏就觉得肚子痛得厉害，心想大概要生了吧，屋子里的婆子，忙喊了几个人来，大家七手八脚，烧水，铺床，忙了两个多小时，孩子顺利地生下来了，是个男孩，一脸福相，这天正是阴历四月初八。其中有个名叫刘嫂的说：“英子，得给孩子取个名字呀！”王长有的老婆王杨氏嘴尖舌快地说：“这孩子没见到过他爸爸，是个梦生，他爸爸希望他有福有财，得好好取个名字，我看，等过满月时，把村中的教书先生范秀才叫来，给孩子取个名字多好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林刘氏搂着儿子，开心地笑了。

孩子过满月那天，林刘氏把村里的左邻右舍、帮过忙的乡亲们、村里有头有脸的长辈、教书先生范秀才等，都请了过来。办了五桌，大家纷纷带来贺礼。尽管是农家饭菜，只要是有点酒，

有点肉，杀个鸡，也就称是席了。席间大家谈起村中趣事，又请村中的长老代表林刘氏讲话：“老少爷儿们，今天林家的把大家请来，叫我代表她讲几句话，主要是林家媳妇，这一年受到大家的帮衬，现顺利地生下一个大胖小子，一是要感谢大家的帮助，二是想请范秀才给起个名字。先让我们祝这孩子长命百岁，大家先干一杯，下面请范老先生起名字吧！”范秀才一边斟酒一边想，过了一会儿，他慢条斯理地说：“小名我看就叫来福吧！大名嘛！叫林福康，将来会幸幸福福，发财致富，身体健健康康，子孙满堂。”大家听了都说，好名字啊！这边林刘氏又敬了范秀才一盅酒，算是谢了。

就这样，林刘氏领着小米福，在众乡亲们的帮助下，日子也算过得去。林刘氏一个寡妇，领着孩子过日子，终有不便，她只有二十几岁，人长得漂亮，浑身充满青春气息，笑也妩媚，哭也妩媚。双眉紧皱时，如同西施还魂，抹泪在面时，恰似雨打荷花。难免村中后生，个别长辈，言语调戏，说三道四，动手动脚。每当遇见这种情况，她总是退避三舍，红着脸劝着人家：“他叔，不要这样，孩子还小，叫我在村里怎么做人。”要是碰到脸皮厚的，她便大声骂起：“不要脸的，哪个要占老娘的便宜，打掉你那个坏家伙，叫你永远做不了男人。”所以凡是有脸皮的、有良心的男人，都红脸低头知趣地走开。这天，林刘氏下地回来，一手拖着孩子，一手拿着锄头，身上背着一捆柴草，步履蹒跚地往村中走。这时村里姓朱的一个小伙儿，叫朱二虎，人长得呆头呆脑，傻里傻气，快三十岁了，还没有成亲。他早就对林刘氏有心，总想找机会去搭讪几句，这时他急忙跑过去，喊道：“大姐！拿这么多东西，我来帮你。”说完，就手忙脚乱地上去，乱抓林刘氏背上的柴。林刘氏急忙闪身，一本正经地说道：“他叔！不用了！你自己走吧！”满脸呈现出一股不可抗拒的威严，朱二虎也就没趣地离开了。村里有些好心人，看到林刘氏一个人带个孩子，



人又年轻、聪明、贤惠、本分，总想给她提媒，叫她再找个人家，可是谁也不好意思开口。小来福转眼已三岁了，每天围着林刘氏，妈长妈短地叫着，很讨人喜欢。林刘氏为了生计，下地时就把他背到地里，做饭时就把他放在院子里。这天邻居小东升的妈妈，带着小东升来串门，两个孩子在院子里嬉戏玩耍，张嫂看着来福对林刘氏说：“大妹子！有句话，我总想对你说，也不好开口，我看你带个孩子，日子过得也不容易，有合适的是不是找个人家，你们娘俩也算有个依靠。”可林刘氏却说：“怎么难，我也要自己把孩子养大，决不改嫁，我要对得起死去的丈夫，对得起孩子。老人家常说，好女不嫁二夫嘛！谢谢你的关心，以后请不要再提这事了。”村里有不少年轻人对她青睐，有的是尊重、爱慕，有的是轻浮，想占点便宜。不管什么人，她这年轻的寡妇，总是躲得远远的，她明白，寡妇门前是非多，所以几年来，人们对她很少有闲言碎语，老少爷儿们对她都很尊重。妇道人家也很少拿她垫牙说闲话，所以她的口碑在村里是比较好的。可是林刘氏也有苦衷，每当春雨夜、寒冬晚，自己独躺房间，看着儿子，想着丈夫，百感交集，泪流满面，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个春回梦里，与丈夫相厮守，风雨过后，心甜意蜜，欢快不已。可醒来，却是空梦一场，心灰意冷，痛苦万分。短暂的夫妻生活，却是一生的回忆！她抱着枕头，哭湿了衣衫，哭湿了被子，有谁能解救自己？这就是命啊！

又是一个春天。有一天，来福哭着从外边跑回来说：“妈妈！我也要爸爸！小雨春他爸爸给他做了个风筝，我也要爸爸给我做一个！”哭喊声撕开了林刘氏那根脆弱的神经，心想妈妈到哪里去找爸爸啊！泪水如泉涌般地流了下来，小来福顿时吓呆了。过了一会儿，林刘氏忙擦掉了泪水，对孩子说：“没关系，妈妈给你做个大风筝，飞得比谁的都高，将来会带着你和我飞向远方，好吗？”说话间，小雨春的爸爸（又叫陈木匠），一手拉着雨春，

一手拿着风筝在外边喊：“来福妈！我们给来福送风筝来了！”雨春也喊：“来福！来福！快来看！给你的风筝比我的还大。”“来了！”小来福如风一般地跑了出去。望着窗外孩子们欢快的背影，林刘氏满脸茫然。

陈木匠大声说：“来福妈！你嫂子叫我过来，顺便看看你家有什么活儿没有？快开春了，你家锄头铲子啥的，有坏的我就拿回去修修，不要客气。”

陈木匠，叫陈存江，是村里有名的木匠，打个柜、做个门、盖房子上个梁什么的，样样在行，可以说心灵手巧、做工精细，为人厚道，村里有啥事，大家都愿意找他。陈木匠说：“前两天，我们去附近二毛家盖房子、修车、修门等，来了几个工人，大家还说，想找个洗衣服、缝补衣服的人，我推荐了你。来福妈！你看你想干不？挣几个零花钱也好啊！”“那太好了！我正想找点零活干，贴补家用，开春买种子啥的，用钱的地方多了。”林刘氏忙回答：“那就这么定了，我明天就把衣服啥的带来！”“真是太谢谢您了，又要麻烦您了！”林刘氏满脸微笑地送走了陈木匠。陈木匠刚走，隔壁的武嫂，急忙过来问：“陈木匠找你什么事啊？看你高兴的……”“他帮我找点零活干，挣点零花钱。”“噢！你真有福气呀！遇到好人了。”武嫂酸溜溜地说。林刘氏一听武嫂的话，赶忙说：“这不是大家帮衬着嘛，你也没少帮我啊！我可比不上人家。”说着武嫂一拐一拐地走了。

虽然日子过得艰辛，但小来福却很懂事，看着小来福一天天长大，林刘氏感到很欣慰。当暮色四起，她望着空中微眨着眼的星星，心中涌起了无限的乡思。她觉得自己是个随风飘移的落叶，已经飘落到此。可是妈妈和弟弟现在怎样？思乡之情，思亲之情，油然升起。想着妈妈那温馨的笑容、慈祥的面孔，想着弟弟那健壮的身影，真是思绪万千，不知她们现在好吗？妈妈也会牵挂我们，有人讲，对孩子来说，父母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可是对父母



来说，孩子却是她生活的全部。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望着空中的月亮，林刘氏思绪万千，默默喊叫，妈妈啊！我好想你啊！

八月，是即将收获的季节，望着那一望无边的田野，沉甸甸的金黄色麦穗，散发出阵阵清香，村民们都兴高采烈地议论纷纷，盼望着今年有个好收成。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转眼间天老爷又变了脸，几天几夜的狂风暴雨，电闪雷鸣，倾盆大雨下个不停。黄豆粒大的冰雹打在庄稼上，也打在村民的心中。暴雨伴随着狂风，肆虐着这片黑土地，人们一年的劳动果实，即将被暴风雨吞噬。狂风暴雨，已将林刘氏家的窗纸打碎，狂风夹杂着雨水，吹打在炕上，小来福躲在墙角，吓得直喊妈妈。林刘氏一边搂着儿子，一边说：“不怕！不怕！”随手拿件衣服挡在窗户上，但雨水，还是不停地从窗缝、门缝往里灌，这间小小的泥坯房，像要塌了一样。村外青山河的水也在猛涨，河水冲到田里，蔓延到村中，水连天，天连水，一片白茫茫。忽听得，外边有人在叫喊：“喂！大水要来了！快到地势高的人家躲一躲！……”又是咚咚咚的敲门声：“来福妈！快把孩子抱到我家去躲一躲，恐怕山洪要来了。”一听是王大哥的声音，来福妈急忙答应着，收拾收拾东西就出门了。倾盆大雨，足足下了十天，林刘氏家的泥土房也倒了一面墙，更可悲的是，地里的庄稼东倒西歪，硕大的麦穗，挺拔的玉米、高粱，都已断头折臂，浸泡在水中。天啊！这一年的收成，全泡汤了，叫我们怎么活啊！人们呼天喊地，顿足捶胸。来福妈望着田里的庄稼，望着这断壁残墙的房子，简直要疯了一样。

这一年，来福跟妈妈一起到镇上，讨饭去了。有一天，林刘氏领着儿子正走在镇上，忽然有人喊：“来福妈！”回头一看，是村里的陈木匠。陈木匠说：“来福妈，我正要找您，我在镇上吴掌柜家干活，听说他家要找一个用人，我想领你去看看，我看你快回去收拾一下，明天我领你去他家。”

吴掌柜叫吴春田，是水塘镇一带有名的小商人，家有良田百亩，杂货铺一个。做些粮、油、布匹、糖果、农具等日用杂货生意，家里除了老两口儿，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几个店铺学徒的，再加上地里伙计，总共能有十几口人吧，是个大户人家。这天，林刘氏在陈木匠的指引下，来到了吴家。吴掌柜个子不高，瓜子脸，八字胡，手拿水烟袋，身穿绸布袍，看上去也就四十来岁的样子，一脸威严。陈木匠见到吴掌柜，忙上前介绍说：“吴掌柜！这就是我跟你提的林嫂。”又忙对林刘氏说：“林嫂，快来见过吴掌柜。”林刘氏忙上前，做了个万福。吴掌柜仔细端详了一下林刘氏，只见她年纪较轻，身体还算健壮，头发剪得短短的，虽然粗布旧衣，倒也干净，他一看林刘氏后边还跟着个孩子，脸一下子就沉下来了，冲着陈木匠说：“怎么还带着个孩子？”一听这话，林刘氏一下子就跪了下来，冲着吴掌柜直磕头说：“可怜！可怜！我们娘儿俩吧！孩子他爸早年死去，现家里又遭水灾，房子也倒了，请老爷可怜我们，收留我们吧！虽然我带个孩子，但我什么活都能干，孩子也都六七岁了，过几年也能给您干活，我们不要工钱，只要能吃口饭就行，您是活菩萨，发发慈悲吧！”说完就哭了起来，陈木匠也在一旁帮着说情。正在这时，吴掌柜的老婆孙月花走了出来，问道：“这是谁呀？”听陈木匠介绍后，又问：“姓什么，多大岁数，会干些什么活？”林刘氏一一做了回答。孙月花上下打量了一下林刘氏，心想不要工钱光吃口饭也行，就说：“那就先留下，试用几天，多个孩子吃饭，工钱也就没有了。”陈木匠忙说：“还不赶快谢谢掌柜和太太！”林刘氏千恩万谢，总算和儿子有个栖身之地。

吴掌柜家是个大户人家，上下十几口人，用人已有一个周妈，周妈四十五六岁的样子，已在吴家干十几年了，人很能干，也很善良，很会办事，讨得老爷太太的欢心。她专门管老爷太太一家人的饮食起居，几个孩子也是她带大的。另外还有一个宋大爷，